

·理论研究·

《伤寒杂病论》中动物药使用特色分析*

李明¹ 丁艳亭² 陶晓华^{1#}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2 泰安市中医医院)

摘要:《伤寒杂病论》所录方剂中动物药使用广泛,其品种繁杂,分类较广,虫类药居多,且廉价易得。多数动物药需经过熬、炙等方法炮制后入药,亦有直接入药者。动物药多为咸、甘之品,其气多寒。动物药可破血逐瘀、通经下血,如虻虫、水蛭、廔虫;可化痰散瘀、消癥散结,如鳖甲、蜂房;可重镇安神、滋阴清热,如牡蛎;可补益扶正,如阿胶、鸡子、猪肤、羊肉;有制毒纠偏、反佐之用,如蜂蜜、猪胆汁、人尿。动物类中药多入丸散剂。深入研究动物类中药对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伤寒杂病论;动物药;炮制;功效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23.02.005

中图分类号: R222.2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l drugs used in *Treatise on Febril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

LI Ming¹, DING Yanting², TAO Xiaohua^{1#}

(1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2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of Tai'an City, Tai'an 271000,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prescriptions recorded in the *Treatise on Febril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animal drugs are widely used. Their variety is high, their classification varies, and most of them are insect-based drugs, which are cheap and readily available. Most animal drugs are processed, for example by stir-frying or baking, before being used as medicine, and some are used directly. The five flavors of animal drugs are mainly salt and sweet, and the four natures is mainly coldness. Animal drugs such as Gadfly, Leech, and Woodlouse can break stagnancy and eliminate blood stasis, clear the channels, and move blood downward; animal drugs such as Turtle shell and Hive can reduce phlegm and eliminate stasis, relieve mass, and eliminate nodes; animal drugs such as Oyster can tranquilize the mind, nourish yin, and clear heat; animal drugs Donkey-hide glue, Egg, Pigskin, and Mutton can tonify the body and strengthen resistance; and animal drugs such as Honey, Pig bile, and Urine can reduce toxicity, correct the biased, and be used as corrigent. Animal drugs are mainly used in pill and powder form. Research of animal drugs can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linic treatment.

Keywords: *Treatise on Febril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animal drugs; processing; efficacy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 TAO Xiaohua, Ph.D., Doctoral Supervisor.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o. 11, Beisanhuan Donglu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9. E-mail: xhtao1963@126.com

Funding: National Key R&D Program of China (Nos. 2019YFC1709200 and 2019YFC1709201)

李明,男,博士,助理研究员

通信作者:陶晓华,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伤寒论》病证辨治规律及中医古籍知识表达, E-mail: xhtao1963@126.com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No. 2019YFC1709200, No. 2019YFC1709201)

Conflicts of interest: None of the authors have any conflicts of interest associated with this study, and all of the authors have read and approved this manuscript.

中药主要来源于天然药物及其加工品,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及部分化学生物制品类药物^[1]。动物药是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血肉有情之品”“行走通窜之物”之说。动物药具有疗效高、活性强、资源广、收益大的特点,历代医家十分推崇动物药的临床使用^[2]。

《伤寒杂病论》创立了理法方药兼备的辨治体系,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其中使用动物药的方剂有55首,涉及动物类中药24种。张仲景对动物药的特性认识深刻,临证时能灵活选用,每收奇效。本文尝试对《伤寒杂病论》中动物药的使用规律进行分析,以期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 动物药的分类

早期医家或药物学家对动物类中药的分类,多是根据动物的外在特征、习性上的某些特点或药用部位进行分类,称为人为分类法^[3]。如《本草经集注》将动物药统称为“虫兽类”。迨及唐代,将动物药分为人、兽、禽、虫4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动物药由虫到兽,从无脊椎到脊椎,由低等到高等,再到人类,分为虫、鳞、介、禽、兽、人6部。笔者采用李时珍之分类方法将《伤寒杂病论》中的24种动物类中药分为5类。①虫部类:包括虻虫、水蛭、蛭螭、廕虫、蜣螂、鼠妇、蜘蛛、衣鱼、蜂房、蜂蜜;②介部类:包括牡蛎、文蛤、鳖甲;③禽部类:包括鸡子黄、鸡子白、鸡屎白;④兽部类:包括猪肤、猪膏、猪胆汁、阿胶、羊肉、马通汁;⑤人部类:包括乱发、尿液。上述24种动物类中药,药用部位繁杂不一,有的是用动物的全体,如廕虫、水蛭、蜣螂、鼠妇、蜘蛛等;有的是用动物体的一部分,如猪肤、猪膏、羊肉、牡蛎、鳖甲等;有的是用动物的分泌物或排泄物,如蜂蜜、猪胆汁、马通汁、人尿液等。张仲景所使用的动物药皆为便宜易得之品,以虫类居多,符合当时的社会及医疗发展水平,为平民诊疗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2 动物药的炮制方法

动物类中药大多需要经过加工炮制,才能广泛用于临床。一般需要经过洗净、切制或干燥以备用,后经煎煮、炙用、熬膏、烧燉等方法加工炮制后内服及外用。炮制的目的多在于去除动物药的腥臭之味、降低毒性及不良反应、利于有效成分的析出。《伤寒杂病论》中动物药的主要炮制方法为熬法与炙法。

古代熬法与今之含义不同,西汉后期著名语言学家扬雄在《方言》中将“熬”解释为:“凡以火而干五谷之类,自山而东,齐楚以往谓之熬,关西陇冀以往或谓之焙,秦晋之间谓之炒。”^[4]所以“熬”应为“焙”或“炒”的炮制方法,当属于火制法,即将药物置锅中加热并不断翻动,达到一定程度后取出。《伤寒杂病论》中水蛭、虻虫、廕虫、蜣螂、鼠妇、蜘蛛等虫类药入方使用皆需要“熬”。在《雷公炮炙论》中记载,斑蝥、青娘子等虫类药物在使用时皆“用糯米、小麻子相拌,同炒,待米黄黑出,去麻子”^[5]¹²³,张仲景所记载的“熬”法当与此相似。研究表明,水蛭、虻虫、廕虫等动物药在经过高温炮制后,异体蛋白的致敏性会降低,可减少入药后导致的过敏和排斥反应^[6];炮制过程会使其中蕴含的铅、汞、镉等有毒元素含量下降,从而确保用药安全^[7]。

牡蛎亦需“熬”制后入药,但是牡蛎质地坚硬,与虫类药物的炒制法当有所区别,《雷公炮炙论》载:“凡修事,先用二十个,东流水,盐一两,煮一伏时后,入火中烧令通赤,然后入钵中研如粉用也。”^[5]⁴²此处牡蛎的炮制与后世煅法相似,可借鉴参考。现代研究表明,牡蛎经过炮制后入药既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亦可以减少有害元素砷的含量,增加用药的安全性^[8-9]。

炙法是将药物与液体辅料共置砂锅中加热拌炒,使辅料渗入药物组织内部或附着于药物表面,以改变药性,增强疗效或降低毒副作用^[1]¹⁹。《伤寒杂病论》中蜂房、鳖甲、阿胶皆炙过之后入药。《肘后备急方》中载:“露蜂房,甘草等分,用麸炒令黄色。”^[10]以麸炒蜂房,既可以降低蜂房毒性,又能达到赋色矫味的目的。《雷公炮炙论》载鳖甲“与头醋下火煎之”^[5]⁸⁴,现代研究表明鳖甲醋制后所含肽类成分增多,抗肝纤维化的作用增强^[11-12]。

《伤寒杂病论》中,蛭螭在鳖甲煎丸中未明确记载炮制方法,《雷公炮炙论》云:“阴干后与糯米同炒,待米焦黑为度。去口畔并身上肉毛,作三四截,研成粉用之。”^[5]⁸⁵其炮制当与“熬”法相同。另《伤寒杂病论》中许多动物药不经炮制可直接使用,如衣鱼、文蛤、马通汁、鸡子黄、鸡子白、鸡屎白、蜂蜜、猪肤、猪膏、猪胆汁、羊肉、乱发、人尿等。

3 动物药的性味

《神农本草经》云:“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

寒热温凉四气。”^{[13]49} 中药都具有各自的性味,性味既是药物性能的体现,也是遣药组方的主要依据。《伤寒杂病论》所使用的动物药,五味多属咸、甘之品,如水蛭、廕虫、蛭螂、蛭螬、衣鱼、牡蛎、鳖甲、文蛤、人尿等多具咸味。“咸走血”(《素问·宣明五气篇》),故水蛭、蛭螬、蛭螂、廕虫等可以入血分,行破血逐瘀之功,可治疗血瘀、血虚及血热等病症。咸又可软坚散结,故牡蛎、鳖甲等具有散痞消癥之功,如小柴胡汤条下注“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四两”。

蜂蜜、鸡子黄、鸡子白、阿胶、猪肤、猪膏、羊肉等皆为味甘之品,甘味能补、能和、能缓,具有补益和中、缓急止痛及调和药性的作用。如黄连阿胶汤用阿胶、鸡子黄之甘以补血,上可养心,下可滋肾。猪肤汤用猪肤、蜂蜜之甘以滋阴润燥,故可疗咽痛去心烦。

至于四气,则多属于性寒之品,廕虫、虻虫、蛭螂、蛭螬、蜘蛛、牡蛎、鳖甲、文蛤、鸡子白、猪胆汁、猪肤、猪膏、人尿等其气皆寒。寒可治热,如文蛤性寒可清热,味咸能润下生津,因此,文蛤散与文蛤汤均主治“渴饮不止”与“渴而贪饮”的病症。水蛭、蜂房、蜂蜜、阿胶为性平之品;鼠妇、衣鱼、鸡子黄、乱发为性温之品;羊肉则为大热之品,可温脾缓中,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治“寒疝腹中痛”及产后血虚受寒的腹部疼痛。

4 动物药的功效

《伤寒杂病论》中所用的动物药种类多样,应用广泛,可治疗外感、内伤等多种病症,涵盖内、外、妇、儿各科的多种疾病。综观其功效,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4.1 破血逐瘀、通经下血

动物药味咸入血,性善走窜,其入血分可破血逐瘀、通经下血。廕虫、虻虫、水蛭、蛭螬为张仲景常用的破血通经之品。《神农本草经》载水蛭及虻虫均可“逐瘀血”,廕虫可“破坚,下血闭”。抵当汤治疗蓄血证,其辨证要点为少腹坚满、小便自利,伴发狂、喜忘等精神神志表现,其病机为邪热与瘀血互结。因而方中以水蛭、虻虫直入营血,破血逐瘀;又兼以桃仁活血化瘀,大黄清泻里热兼导瘀下行。四药配伍,共奏峻下瘀血之功。

大黄廕虫丸主治虚劳而有瘀血的病症,仲景以廕虫、水蛭、虻虫、蛭螬等虫类药物破血逐瘀、入络搜邪,以白芍、地黄、甘草健脾益气,有瘀去生新之功;方以白蜜为丸,意在缓攻。大黄廕虫丸在临床中应用广泛,尤其治疗肝纤维化有显著疗效^[14]。

在妇科病症中,仲景多采用廕虫以通经止痛,如下瘀血汤主治“干血著脐下”的腹痛,方中以大黄、桃仁、廕虫攻血逐瘀止痛。亦用于治疗因瘀血阻络所致的月经紊乱,如土瓜根散,方以桂枝、白芍养血调营,土瓜根、廕虫破瘀下血,瘀去则月经自调。

4.2 化痰散瘀、消癥散结

鳖甲味咸,可软坚散结,《神农本草经》载其“主心腹癥瘕坚积”。疟病迁延日久,反复发作,消耗正气,邪气假血依痰,结成痞块,形成疟母,治疗当攻补兼施、消癥化瘀。仲景以鳖甲煎丸治之,全方共用药23味,动物药有鳖甲、鼠妇、廕虫、阿胶、蜂房、蛭螂6味。方中重用鳖甲,取其软坚散结的作用;廕虫、鼠妇可破血消瘀,蜂房、蛭螂可理气散结,阿胶可养血扶正,诸药共用以扶正祛邪、消癥散结。随着研究的深入,鳖甲煎丸在肝系疾病治疗中的效用逐渐被重视,常用于肝纤维化、肝硬化、脂肪肝、肝癌等病症的治疗^[15]。

4.3 重镇安神、滋阴清热

牡蛎为动物药中出现频次较高的药物,见于10首方剂。在《伤寒杂病论》中牡蛎多用于重镇安神与滋阴清热,如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等3条方证皆是因误治后出现烦躁、谵语、惊狂、卧起不安等神志改变,均加用了牡蛎与龙骨,旨在重镇安神。

柴胡桂枝干姜汤为病情由表传入半表半里的时候,误用下法,出现胸胁满微结的少阳证,又因汗下之后,出现渴及小便不利等津液损伤的表现,处方加用牡蛎既可以软坚散结除胸胁满,配伍瓜蒌根又可滋阴清热解口干渴。瓜蒌牡蛎散主治百合病之“渴不差者”,方以牡蛎咸寒清热,瓜蒌根生津止渴,使热降津生,渴证自解。另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中,牡蛎可涩精敛汗,在牡蛎泽泻散中可利水消肿。

4.4 血肉有情、补益扶正

“血肉有情”之提法首见于明代韩懋《韩氏医通》之“异类有情丸”,文中云:“鹿,阳也;龟,阴也。血气有情,各从其类,非金石草木例也。”^[16]叶天士云:“夫精血皆有形,以草木无情之物为补益,声气必不相应,桂附刚愎,气质雄烈……血肉有情,栽培身内之精血,多用自有益。”^[17]动物药的补益作用远超植物与矿物类中药。

《伤寒杂病论》中使用了阿胶、鸡子、猪肤、羊肉等血肉有情之品。阿胶可滋阴润燥、养血通经、止血,见于黄连阿胶汤证、炙甘草汤证、猪苓汤证、鳖甲煎丸证、薯蓣丸证、黄土汤证、温经汤证、胶艾汤证、

胶姜汤证、大黄甘遂汤证、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证等。鸡子黄“味甘,微温,入足太阴脾、足阳明胃经,补脾精而益胃液,止泄利而断呕吐”^[18],故黄连阿胶汤、百合鸡子黄汤及排脓散用之,可发挥滋阴养血、益胃除烦的功效。猪肤汤主治少阴热病心肺受损,临床见咽痛、下利、心烦等症状,故用猪肤与白蜜等血肉有情之品以养阴润肺、解毒利咽。

4.5 制毒纠偏、反佐之用

某些药物药性峻猛或有毒,通过适当配伍可制约其毒烈偏性,减轻或消除对人体的不良影响。蜂蜜在《神农本草经》中载“止痛解毒,除众病,和百药”^[13]¹⁸。张仲景将蜂蜜制毒纠偏、调和药性的功效发挥到极致。在甘遂半夏汤中,用蜂蜜半升,缓解甘遂之峻烈;在乌头汤中,以蜂蜜二升煮川乌,缓解川乌之毒性。在应用峻烈药物时,常炼蜜为丸,意在减缓其峻烈之性,如抵当丸、皂荚丸、大陷胸丸、大黄廬虫丸及下瘀血汤等。

反佐药是指在病重邪甚及拒药不受的情况下,与君药药性相反而在治疗中起相成作用的药物。张仲景于白通加猪胆汁汤及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中均使用猪胆汁与人尿发挥反佐之用。阴盛格阳证,若无向导药引入可能会发生“阳药在膈而不入阴”的现象。因此,仲景借苦寒之猪胆汁与咸寒之人尿引干姜、附子之热药入里发挥作用,使阴阳顺接,防止拒药不受。

5 剂型及服用方法

仲景之方,用药精当,药量之轻重、药味之增减、剂型之差异、服法之不同皆因病症之轻重、体质之强弱等随时改变,皆“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如抵当汤与抵当丸证,前者“少腹硬满、小便不利”,且伴见“发狂、如狂”等神志改变,病情较重,后者则仅有“少腹满、小便不利”等症状,病情较轻;两方所用药物相同,但是前者用水蛭、虻虫各三十枚,后者各用二十枚;前者为汤剂,“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使药达病所,取效甚捷,后者则“捣分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其吸收慢且效缓。

虫类药物多入丸散剂,如抵当丸、鳖甲煎丸、大黄廬虫丸、土瓜根散、下瘀血汤、蜘蛛散、滑石白鱼散等。鳖甲煎丸主治疟母,方中采用了蜣螂、蜂房、鼠妇等虫类药物活血化瘀,制以丸剂缓消痞块。大黄廬虫丸、下瘀血汤二方皆治疗“内有干血”,前者因劳伤耗伤正气,不能推动血液运行,从而产生瘀血,日久而成“干血”,治当缓中补虚,因此以廬虫、虻

虫、水蛭、蛭蟪等活血之虫药入方,峻剂丸服,意在缓攻瘀血。后者为产后腹痛,迁延不愈,“干血著脐下”,方中以廬虫破血逐瘀,炼蜜为丸,缓和药性,以防伤正。此三方主治皆为虚实错杂之病症,均以丸药久服,以冀缓慢吸收,药效持久。

李东垣云:“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对于疼痛等急性病症,张仲景多采用散剂。如鸡屎白散主治“转筋入腹”,转筋为四肢拘挛疼痛的病症;蜘蛛散主治“阴狐疝气”,轻者仅有坠胀感,重者则胀痛不适;土瓜根散主治“少腹满痛”,此三方均“为散”分服,散达于下,温通经脉,可以快速见效,既不同于汤剂之荡涤,亦有异于丸剂之缓慢,此仲景制方之苦心^[19]。

在服用方法上,根据病位之高下、病情之轻重、药物之类型及病症之特点决定服药时间、服用方法及药后调护。如鳖甲煎丸当“空心服”,意在直达病所。对病情重、急需攻逐者如抵当汤、抵当丸,主张“不下更服”。对迁延日久、病症缓和者,如鳖甲煎丸、大黄廬虫丸等指出“日再服”或“日三服”。对瘀血内阻者,多借助酒以增强活血化瘀之效力,如大黄廬虫丸、下瘀血汤及土瓜根散等。

6 小结

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动物药应用方面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动物类中药效专力宏,运用恰当可效如桴鼓。唐容川在《本草问答》中云:“动物之攻利,尤甚于植物,以其动之性本能行,而又具攻性。”^[20]叶天士言:“久则邪正混处其间,草木不能见效,当以虫蚁疏通逐邪。”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动物类中药具有免疫调节、镇静止痛、溶栓、抗炎、抗风湿、抗过敏及抗肿瘤作用。如虻虫具有抗血小板聚集、影响血液流变性、抗炎镇痛等功效^[21],水蛭中提取的水蛭素具有抗凝血和抗血栓的作用,其药物制剂已广泛应用于临床^[22]。

动物药多含有蛋白质、脂肪酸、氧化三甲胺类成分,易发生分解,从而产生腥臭气味,患者在服用时多出现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影响治疗的依从性,因此当在保证药效的前提下,借助现代技术稀释或掩盖腥臭气味,从而提高患者服药的遵从性^[23]。

由于时代的限制,许多药物未能充分发掘与使用,因此充分借助现代生物技术,多角度、多靶点地研究动物类中药,探讨其作用机制、开发新的药物,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高学敏. 中药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

- [2] 管珂,王丹丹,李耀磊,等. 动物类中药材生物安全现状及风险防控分析[J]. 中国药事,2020,34(11):1275-1280.
- [3] 李军德,黄璐琦,曲晓波. 中国药用动物志[M]. 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4.
- [4] 扬雄. 方言[M]. 北京:中华书局,2016:85.
- [5] 雷敦. 雷公炮炙论[M]. 王兴法,辑校. 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6.
- [6] 欧阳罗丹,马莉,肖小河. 中药动物药的炮制现状与对策分析[J]. 中成药,2017,39(5):1034-1037.
- [7] 马莉,马琳,王曙宾,等. 动物药水蛭高温炮制的科学性合理性[J]. 中国中药杂志,2015,40(19):3894-3898.
- [8] 曹思玮,乡世健,吴文锋,等. 牡蛎炮制过程中的微观结构及 CaCO_3 含量分析[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8,24(16):7-11.
- [9] 王行美. 牡蛎炮制前后砷含量的变化研究[J]. 西部中医药,2014,27(2):36-37.
- [10] 葛洪. 肘后备急方[M]. 王均宁,点校.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214.
- [11] 高建蓉,胡祖良,施静妮,等. 鳖甲炮制前后抗肝纤维化活性部位的 SDS-PAGE 凝胶电泳比较研究[J]. 中国药师,2017,20(9):1543-1545.
- [12] 韩秋俊,毕葳,王伟,等. 鳖甲炮制后肽类含量比较[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2,18(24):86-88.
- [13] 吴普. 神农本草经[M]. 石学文,点校.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 [14] 徐新杰,刘旭东,赵壮志,等. 大黄廑虫丸对大鼠原代肝星状细胞 BAMBI 表达的影响[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41(7):572-578.
- [15] 刘思鸿,李莎莎,侯酉娟,等. 《金匱要略》鳖甲煎丸临床应用的古今文献研究[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20,26(6):12-17.
- [16] 韩懋. 韩氏医通[M]. 丁光迪,点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34.
- [17] 叶天士. 临证指南医案[M]. 宋白杨,校注.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20.
- [18] 黄元御. 黄元御医学全书[M]. 孙洽熙,主校.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003.
- [19] 刘广利. 张仲景应用虫类药的学术思想研究[D]. 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1:35.
- [20] 唐容川. 本草问答评注[M]. 太原: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1:83.
- [21] 梁进权,宓穗卿,王宁生. 水蛭、虻虫配伍的抗凝血和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J]. 中药材,2009,32(9):1347-1350.
- [22] 王继娟,王维华. 水蛭素对高血压患者凝血功能及内皮功能影响研究[J]. 新中医,2019,51(5):123-125.
- [23] 范建伟,刘武占,李艳芳,等. 制剂用水蛭原粉掩味前后主要腥臭异味物质的变化分析[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8,24(6):22-25.
- (收稿日期:2022-03-29;网络出版日期:2022-12-27)
- 责任编辑:路广林